

孔府的戏曲活动研究

马 永 朱长久

摘要 从现存的《孔府档案》中可以发现,孔府内的演戏活动一直延绵不断。通过研究这些资料,不仅可以揭示衍圣公和他的家人们在繁缛的礼法规范之下活色生香的文化娱乐生活,还可以弥补一些戏曲史研究资料的不足。对于研究戏曲史上花雅争盛过程中流行于鲁、豫、冀三省交界地带的一些地方戏曲剧种的历史沿革、剧目特点、表演特色以及这些地域的戏曲文化的形成及特点,给予佐证。

关键词 孔府 戏班 戏箱 剧种 孔令贻

中图分类号 J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8)03-0153-08

作者:马永,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戏剧理论;朱长久,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戏剧理论。济南 250000

从现存的《孔府档案》中可以发现,孔府内的演戏活动一直延绵不断,丰富多彩,每年多达五十余次的祭孔活动,包括四大丁祭、四仲丁祭、八小祭、二十四节祭等祭祀活动,都要演戏。孔府蓄养家班,除在内府表演,还外出做经营性演出。孔府置办了大量戏箱,除供自用之外,还可出货,孔府也聘请民间戏班到孔府演出。而且,衍圣公本人也作为“超级票友”经常粉墨登场。且自清代顺治十七年直到民国初年,孔府三百年的演戏活动,都有档案记载。研究这些珍贵资料,不仅可以生动地反映衍圣公和他的家人们的文化生活状况,而且在山东省戏曲资料相对不够丰富的情况下,这些资料可以为有效地研究山东戏曲发展提供佐证,是深入研究山东省戏曲发展不可多得的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本文即根据《孔府档案》有关记载和民间艺人的口述历史,分专题对孔府演戏情况做些研究。

剧种与格调 经营与治艺——孔府戏班研究

整理《孔府档案》,可以大体把握孔府蓄养戏曲家班和经营戏班等情况:

曾经有过的戏班:

顺治十七年,有小戏一班,班头侯三。

康熙四十年,有“瑞庆班”一个,有小旦徐六等。

乾隆十二年,有“裕祥班”一个,班师吴玉符,从苏州带来的小班(昆曲),戏箱是孔府的,押箱人邱炳文。

乾隆二十八年,有“永庆班”一个,班头王奉其,优人有正旦张凤,小旦李祥龙和孙起

元、孙洪清等。

乾隆三十二年,有安庆府淮宁县优人陈来臣,在孔府教演梨园(梨园)。十一月初六,带孔府一百两银子赴本籍邀到徽戏脚色有“正旦李六谔,筋斗匠潘二六,小生金花官,贴旦汪八官,小旦张还官等,行至舒城县三里河牛市地方……被抢劫……”。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有“祥庆班”,“在郢城唱戏,小旦张富官被土豪侯圣五抢去,并带走服装十三件”。九月,用价买到“姑苏戏子班一个,优人沈胜员等……”。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有“长庆班”一个,班头王在新等禀“窃身等俱系苏州人氏,在公爷府内伺候,有本班小生徐圣山之父徐赞先回苏,同班人俱托其顺带银两‘信’衣服捎给家人……在猫儿窝被盗去……”。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四,“管箱人丁自清禀称:有打杂赵二,于十七日潜逃,包袱戏衣十四件被窃去……”。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永庆班”脚色有:刘成顺,李兴,保禄,保喜,喜官,保寿,保魁,永官,富官,贵官,花官,成官,仲官,元官,连官,全官,刘培金,张二,张金礼,孟书林,张彩官,赵动,贾义,刘其祥,袁尚信等。右批给,仇怀智、王贵准此。(盖圣公府印管领)

乾隆四十年,有“多庆班”一个,“小旦红官(李珊玉又名单玉,泰安人)四月使班银五两,窃去红蟒一件,红官衣两件”。

乾隆四十四年,有“瑞庆班”一个,在郢城演戏,戏箱……被贡生侯大士持符吞霸硬不交还……

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文:

“本爵府……兹缘明春……翠华临幸,只备段落点缀,包到陈天观(官)昆戏一班,其中尚少小生一名……”

又十二月初六日文:

“本爵府原有‘华庆小班’,缘班内脚色不敷应用,凭中用价雇到小旦胡三官一名,言定每年包银六十两……”。

乾隆五十五年,“华庆小班”“领班人之一陈天官,逾假不归……”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四日,“‘双庆班’班头杨文明与高振农、任用康、高其志、刘如松、顾九如、六官、顾茂功、张二增、任玉亭、孟光勤、卢子原、卜九如、段文玉等集体潜逃”。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万寿大曲唱戏,鱼台县宋姓‘雅秀班’中脚色张三、任用康等五人领过本爵府班银,业已饬传在案……”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德盛班”,“领班魏在心、贺永胜叩禀:……至泗水县王宅奏戏四天,——蒙(阴)县奏戏,有关兰山县明万庄武痒张材浴要争小旦孙喜官,误认小的班为王宅的,将小的扣押……”

嘉庆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辑拿二花面黄双、正旦王德案。

嘉庆十四年四月初,本爵府“万庆班”戏子有老生何双玉,大面张松……“原盛班”由王福亭、郭振东管领。四月十二日有“喜庆班”班主余明赞借孔府付翠林(戏子)一百千文。

七月,本府戏班在滕县唱《芦花记》被闵姓人殴打案。

八月,“丰盛班”在宁阳唱戏,公府差官持无印封条,七月二十九日,将戏箱封锁,口称

不开箱伏查。(因交不上箱税)

“十一月戏子付翠林、付凤林、武生李八潜逃”。

嘉庆十五年,本府“义和班”班头程泗,管箱宋标,在滕县唱戏被秦永年、秦永平霸箱不许回归。

“十一月小旦张三元、花脸唐谨,二衣箱褚贵拐戏衣潜逃。”“十二月本府知印官杜春魁为‘芙蓉班’班首张凤坤赎戏箱,被拐”。

嘉庆十九年三月,有“连升班”一个,有小旦喜林,八月有“全胜班”。

嘉庆二十二年,有“全喜班”一个,被费县土棍曹方岭霸去,十二月“长庆班”武小旦玉喜逃去。

嘉庆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有“万盛班”一个,班头段松山,石瑞林。

道光十二年有“四喜班”(昆曲,徽调)。

光绪十一年,有“马家班”(由苏州请来,唱皮簧,昆曲)。

光绪十八年,有“高盛班”(唱皮簧、昆曲)。

光绪二十七年,有“柳子班”(唱柳子、皮簧)。

民国九年,有“梆子班”(唱梆子,皮簧),领班郭丙昌。^①

根据以上记载,从顺治十七年到民国九年的260年中,孔府蓄养过30余个戏班。孔府内同时存在的家班可能只有一两个,但这些戏班经常更迭,常换常新,每一个新到的戏班,肯定有自己的特色,常常都是以自己新颖、精湛的表演在孔府讨得一席之地。

早期,孔府主要是蓄养唱昆曲的戏班,特别是那些从苏州、江浙买来的小班,肯定是唱昆曲。这符合当时蓄养家班、调习昆曲等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赏戏风尚。这种风尚一直持续到以梆子声腔、柳子腔等为代表的花部乱弹诸剧种逐渐兴起,花雅争盛过程中,昆曲逐渐失去社会赏戏主导地位。以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为标志,花雅争盛最终花部获得全胜。也就是到了此时,徽调和梆子腔、柳子戏这些剧种,成为孔府戏班的主要声腔。比如“万庆班”,从记录中对演员花脸行当称大面,就可以判断这肯定是一个梆子戏班。

柳子戏,弦索声腔剧种。柳子戏,是早期对板腔体剧种的总称。从“孔府档案”所载时间、所提及的梆子戏班看,应该是指山东梆子(又称高调梆子)。“……在四大徽班尚未进京,皮簧调未盛行前,中国流行的曲调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②。这是梅兰芳看过柳子戏后所写《东柳重青》中的一段话。南昆、北弋、东柳、西梆,这是互文现义的表述,四种声腔并不归属南北东西,也并没有分出孰轻孰重,只是说明当时这些声腔曾经在那一时期的戏曲舞台上,有过相互争盛的竞争关系。

明末清初,昆山腔(即后来的昆曲)与弋阳腔盛行之后,到18世纪上半叶,全国各地新兴的地方戏,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乱弹”诸腔蓬勃而起。以昆曲和弋阳诸腔为代表的剧种与这些新兴剧种开展了争夺演出市场的竞争,这就是所谓的“花雅争盛”。此时,与昆山腔弋阳腔争盛的地方戏剧种中,梆子腔和柳子戏,是“花部乱弹”诸腔的翘楚。柳子戏唱曲牌,由“俗曲”与“柳子腔”两部分腔调共同形成,流行于鲁、豫诸省。梆子戏是板腔体声腔,起源于山陕,后与不同的流行地域文化、方言

^① 赵璧、鲁青《孔府的戏曲活动》,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资料),山东省文化厅《文化艺术志》编辑办公室1984年编纂印刷。

^② 梅兰芳《东柳重青》,《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9日,后编入《梅兰芳文集》。

相适应,形成各省的梆子戏,在山东也逐渐形成板腔体多个剧种。二者相比较,梆子戏唱腔悠扬、婉转,梆子戏唱腔和表演风格更加酣畅粗犷。

从孔府不同时期所蓄养的家班所属声腔可以判断,在花雅争盛之时,孔府演戏,从雅,主要是昆曲,而后逐渐出现徽班,而后皮簧。雅部昆曲没落后,花部乱弹诸剧种为社会广泛接纳,孔府亦即开始引入梆子戏、梆子戏等花部剧种戏班,演戏内容也转变为花部剧种的擅长剧目。

对于剧种的选择,说明孔府在对声腔的欣赏情趣上,一直是追随上流士大夫阶层的风尚。甚至可以判断,在某些方面,孔府赏戏的格调取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引领着社会的赏戏风尚。

散见于孔府档案的有关孔府戏班外出演戏,与地方势力发生纠葛的事件,说明孔府戏班不仅在孔府内演戏,还经常出外做经营性演出。而这些演出的地方,虽然多是在尊孔的“势力范围”之内,却也常受些地头蛇、青皮恶霸的欺压。至于这些被欺负的事件处理结果,档案中语焉不详,无从判断。

又从孔府《辑办戏子逃拐各案》案卷中查到:从顺治十七年(1660)到康熙四十年(1701)间,孔府辑办戏子逃拐截箱各案10件。乾隆十二年(1747)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间,孔府辑办戏子逃拐截箱各案102件。嘉庆十一年(1806)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间,孔府辑办戏子逃拐各案96件。道光十八年(1838)至同治十三年(1874)间,孔府辑办戏子逃拐各案11件。^①

以上统计,在214年中,孔府就有戏子逃跑及拐截戏箱案209件。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很难准确研判。可以想见,孔府对于艺人的压迫肯定是会有的,孔府戏班内部的相互倾轧也是会有的,戏班内部品行不良者也肯定是会有的。但哪一个原因是这样多潜逃和拐截戏箱案的主要原因,无从判断。只有一点可以明确:孔府的戏班真的很多,艺人真的很多。

另外,孔府档案和普通社会记忆中,孔府家班中有一些在社会上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可能与孔府家班会戏很多,阵容齐整,戏箱殷实,整体演出水平高有关。但没有查见孔府家班有更多在民间享有盛名的著名艺人。从孔府档案记载和民间艺人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孔府戏班与社会戏班的同台演出交流非常多,许多民间艺人还从孔府戏班学艺不少。

把孔府档案中光绪三十二年收付款账簿中有关戏班、戏子的开支情况摘录于下,再作研究,对于邀请社会戏班到孔府演出情况可见一斑。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四 赏弦子戏(梆子戏的别称)班拾千文;

七月二十二日 赏弦子戏(梆子戏也被称为弦子戏)班支三拾千;赏戏班五天点心,拾千;

七月二十七日 支梆子戏班戏价叁拾陆千;支弦子班戏价伍拾千;赏庞桂(戏子)拾千;赏杨勇(戏子)拾千;

九月初三 支弦子班戏价肆拾千;

九月初四 支弦子班赏壹佰贰拾肆千;支弦子班戏价陆拾千;赏陈顺、赵升(戏子),拾贰两

九月初八 赏戏班捌拾千;赏郑旦(戏子)贰拾千;小孩满月赏戏班叁拾伍千;赏小文(戏子)贰拾千;

^① 赵璧、鲁青《孔府的戏曲活动》。

另有记载:从光绪二十八年到光绪三十二年,列支款项簿记载了弦子班(柳子戏)、戏子的包银:

寿林,包银每月三千;向顺,包银每月三千;载五十,包银每月四千;齐益,包银每月五千;刘三麻子,包银每月七千;叶德林,包银每月三千;曾昭文,每年身价八十千;胡天德,包银每日一千;赏戏班盔帽,贰千;赏大门口戏台,拾千;赏戏台听差,壹千陆百;赏看台作夫,六百;赏戏箱,壹千。^①

所谓赏,多数是指给家班例银之外的酬劳,而支某戏班戏价,则多是指支付外邀的戏班的戏价。

外请戏班到孔府演戏,孔府档案记录有不少,却不甚详细,但从民间艺人的口述历史当中,还是可以了解更多。

柳子戏旦行老艺人李文远述:孔府祭祀时,常在孔林演戏,俗称“林门会”。柳子戏演员曾在那里演唱过《大桑园》(齐王访无盐)、《桑棵记》等剧。柳子戏艺人在“林门会”演出时发现,孔府的乐舞生都会唱柳子戏。李文远会的戏中,《三喜合》、《婚书》(小拉墓)、《高老庄》、《东吴招赘》等,就是从孔府学来的。

柳子戏老艺人刘仰田述“林门会”的演出,多自黎明开始,照例先演“跳加官”等“三出头”,然后演《仙人指路》(杨宗保过山)。这种演戏规矩,与社会上的演戏普遍规矩也是一致的。

精彩精致,简约丰富——孔府戏箱研究

所谓戏箱,是指一个戏班所拥有的戏曲服饰、道具等的总称,是一个戏班的家底,是戏班实力的象征。戏曲,特别是京剧、昆曲和地方大戏剧种,有严格的戏曲服饰穿戴规制和道具的使用规则。从孔府1919年戏箱总账中看到孔府的戏箱不仅质量好,而且种类全,数量多,几乎可以支应当时梨园所有剧目的演出。

“大衣箱”:

一号箱中有:平金绣花男蟒,黄缎、红缎等共10件。平金绣花女蟒,有黄缎、红缎等7件,缎绣花官衣6件,各色男蟒6件,各色女蟒3件,各色开氅3件。

二号箱有:各色男官衣10件,各色女官衣8件,玉色缎龙套4件,各色太监衣9件,各色绉褶子男8件,女5件,白绕印花观音帔带裙一套,各色男帔4件,女帔4件。

三号箱有:八仙衣8件,八卦衣1件,黄缓马褂4件,各色缎绣花龙箭衣2件,各色箭衣3件。

四号箱有:缎子袈裟衣16件,洋绉袈裟衣16件,缎青绉道姑衣2件,各色裙子8条,古铜缎徐庶衣1件。

“二衣箱”:

各色缎绣花男靠6件,女靠1件,门神铠两堂,黄缎绣花缎头4件,玉色缎绣花缎头4件,红呢子甲子绣花四件,青缎毛丁甲5件,五色缎绣花缎头5件,旧杂缎男靠两堂10件,排须铠1件,五色条子5条,五色板带5条。

“门箱”有:

红缎绣花大台幔1个,大幔帐1个,红缎绣花台帘1对,门帘1对,桌围1个,红哞叭绣

^① 赵璧、鲁青《孔府的戏曲活动》。

花台帘1对,红哈喇绣花椅帔4个,桌围1个。五色缎子绣花高照旗5堂20个,坐纛旗5个,红纺绸门旗4个,白纺绸月花旗4个,五色缎子云彩16块,色花13支,八宝8件。

“砌末”有:狮子1付,水虎、蝎子、蜈蚣、鳖、鹿、鹤、螺蚪、虾、红鱼、双凤、鸡,各1,罗汉头2套,大围幔1架,蝎虎1个,布城一架。

“长把箱”有114件。

“短把箱”有69件。

“盔头箱”:一号34件,二号119件,三号8件,四号76件(内有新盔头84件)。

“小圆笼”50件。

“大圆笼”一号23件,二号15件,三号88件。

“大衣箱”四箱共234件,“二衣箱”四箱共254件,“门箱”四箱共155件。^①

孔府戏箱的规模之大,绝非一般社会戏班可及。从戏箱规模也可以判断,孔府演戏的场面是很大的。比如,戏曲舞台上,兵卒、衙役、太监等等这些更像是“活道具”的人物,被称为“把子”。往往四个把子分列两边,一边二人,称为“一堂”。其中,表现皇王的宫殿时,除四个太监之外,还有一个大太监,五个人才算一堂。对于小的戏班而言,能凑齐一堂四个把子,也就可以了。孔府的这种把子常穿用的服饰,常有八件,还比如太监衣,有九件。这些说明,演出时,可以两堂太监同时上场,舞台上的阵仗可以谓宏大。当然,有些戏衣多到可谓惊人的程度,比如,三号大衣箱内有八仙衣8件,这样多的八仙衣,可支应的剧目真是想象不出,在可以查考各剧种的剧目中,没有剧目在一场演出中需要这样多件八仙衣。

虽然孔府戏班的戏箱规模足够大,足可以应付日常演出。但在特殊的时日,特别是皇帝驾幸的时候,为了让可演剧目更丰富,或者为了戏台上阵仗更大,甚至不止一个戏台同时上演不同剧目,为此有向属下一些大管家、小地主等征用戏箱的情况^②。

孔府戏箱除供孔府演戏自用之外,还常对外租赁。据孔府档案记载:每套孔府戏箱在乾隆、嘉庆时,每年赁价二十五两银子。

崇礼包容,赏心悦目——衍圣公的别样人生体验

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熔,十分喜爱看戏、唱戏,他在道光年间雇来唱皮簧、徽调的《四喜班》进到孔府。他写了很多诗文,来记录他与亲人、友人一同看戏的活动,代表作有《铁山园诗稿》。

由孔庆熔的诗稿,可使我们领略孔府演戏的场面、内容,如其《戏赠》云:

芙蓉如面玉为珰,白雪歌成尽绕梁。

娴向人前说风月,独留风月待三郎。

不言心地太玲珑,荀令香焚酒正浓。

闻说前宵好明月,夜深还听吠乌龙。^③

这首诗,显然是在观看了《乌龙院》之后所作。《乌龙院》这出戏,又叫《宋江坐北楼》、《宋江杀惜》、《活捉三郎》等名,是“水浒”戏中一折。戏的内容是宋江娶妾阎婆惜,阎婆惜与张三郎偷情,还

^{①③} 赵璧、鲁青《孔府的戏曲活动》。

^②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七册,第221页。

以宋江私通梁山为把柄逼迫宋江,宋江怒杀阎婆惜。《乌龙院》是“水浒”戏中情色相对浓重的一折,而且有凶杀和勾魂的情节,在许多人看来,这出戏是集凶杀、色情、恐怖于一体的戏。但这出戏也考验演员的唱功、做功,而且此剧以《活捉三郎》为名演出时,有阎婆惜鬼魂将奸夫张三郎勾去,张三郎吓死时,有“吹粉变脸”的特技表演,旧时演出到此,场下总有喝彩。孔庆熔看过这出戏,说明在孔府禁演像“水浒”戏这类“响马戏”及有“儿童不宜”的内容的戏的传说不实。而且孔府演戏,或应该是更重技艺,而对内容的禁忌并不苛刻。

孔庆熔另一首诗《醉倒戏后和韵》云:

灯尽犹闻了鸟声,此时鸳梦喜初成。
含桃每见常抛掷,怪底潘郎易动情。

从这首诗的内容看,当是在观看了《玉簪记》之后而作。《玉簪记》是一出明传奇,讲的是被迫落发为尼的陈妙常与落第书生潘必正二人不顾礼法与佛戒相爱私合的故事。

孔庆熔不仅看过《玉簪记》,也看过《西厢记》。因为《醉倒戏后和韵》还有:

勿静惟逢歌舞场,佳期何必定西厢。
教坊人纵铭华减,春到青楼梦不妨。

《玉簪记》《西厢记》可在孔府演出,足以说明孔府内对这些挑战礼法的内容,有足够的包容,态度相当开放。

当然,有很多讲家国情怀的剧目,更倍受推崇。孔庆熔看戏诗还有《同友人观剧席上得句》:

去年今夕醉高楼,几处帘栊不下钩。
一月光争红烛夜,四弦弹作白云秋。
歌非越女情终好,酒被吴娃劝不休。
依旧笙箫行乐地,华筵重设动人愁。

这首诗当是看了有关“西施与夫差”的戏之后所做。

《观清夜游剧》:

休论成败与兴亡,十六夫人尽艳妆。
翠黛不知千古恨,锦帆空逞一时狂。
绕经花月风流地,忽作将军战马场。
看到琼花已零乱,放楼今谁吊雷塘。

这首诗当是看了有关“木兰从军”的戏之后所做。

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五岁世袭公爵,一生喜爱戏曲。光绪年间,孔府有两个戏班,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高调(山东梆子)班,孔令贻还从北京、济南聘来不少好演员。孔令贻有时亲自看他们排练。戏班演出,台下孔令贻更是很少缺席。根据孔令贻在光绪十八年(1892)写的起居日记,记载了他看戏的情况,这一年中,孔府唱戏,他看了七十多场。

孔令贻不仅爱看戏,他还是个超级票友,经常玩一把票。他向戏班演员学了不少戏,演员们也乐于经常陪他一起演出。孔府档案“孔府戏箱衣物总账”中有“上用箱一个”,系孔令贻专用的行头。包括:宝蓝缎官衣、青缎绣花平金男蟒、富贵衣、红缎平金黑花箭衣,宝蓝绣花褶子、白洋绉绣花褶子、青洋绉褶子、青洋绉彩裤、红洋绉彩裤、黄缎绣花打衣、玉色摹本女夹袄、红青绒绉女外套、玉白竹布褂裤、竹布饭单、红洋绉绣花百褶裙、诸葛巾、员外巾、帝王巾、小生武生巾、中纱带驹马套、银少保盔、白地红绒球罗帽、厚底方靴、快靴、红缎大花鞋……等,有些是特别标明是“公爷”、“上用”,

如“公爷鸭尾巾一顶,杏黄色”及“上用青蓝缎平金员外巾”^①。

这些“上用行头”,多数是程式性的戏衣,有些是特定戏曲人物的行头,我们从中可以推测到孔令贻扮演过的角色,真是帝王将相、三教九流无所不演。比如,宝蓝官衣,一般都是剧中正派的、品阶中等的官员的行头,比如《捉放曹》中的陈宫。行头中有“富贵衣”,就是乞丐这类角色穿的缀有各色“补丁”的黑色褶子,“上用箱”中有这件戏衣,说明孔令贻曾经扮演过乞丐这样的角色。“鸭尾巾”则是戏台上商人的程式化专门服饰,“公爷鸭尾巾一顶,杏黄色”,说明孔令贻扮演过商人身份的角色,如《白蛇传》中的许仙。上用行头中的诸葛巾,则可以肯定孔令贻扮演过诸葛亮。有女夹袄等行头,说明孔令贻曾经扮过坤角。有箭衣、武生巾、快靴等行头,说明孔令贻曾经扮演过英雄、将帅之类的角色,如林冲、岳飞等。据当时在孔府当差的赵百福说,他曾经亲眼看到孔令贻唱戏,唱的是《捉放曹》,孔令贻扮演陈宫。陈宫这个角色,是正工老生,《捉放曹》这个戏,是唱工戏。孔令贻能演陈宫,说明他也爱这样心中的大义的角色,而且说明他的嗓子真的很好,唱得应该很棒。他看过孔令贻演《打面缸》中的四老爷。这个角色,是一个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丑角形象,陪演的演员都有点“放不开”。孔令贻演的四老爷,让配戏的演员“放不开”,说明孔令贻的表演,应该是把丑角的形象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也说明这位衍圣公对人物褒贬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孔令贻对配角演员说:这是演戏,该怎么演怎么演,不必拘礼。这句话,说明孔令贻对于演戏的道理,参悟得很透彻。从这些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体了解这位衍圣公对戏曲的喜爱和参与情况。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孔令贻对于戏曲的理解是深刻的,对于戏曲内容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的处理也非常高明,既通过戏曲宣扬了儒家礼法,还通过戏曲鞭挞了破坏礼法伦理的社会丑恶。我们可以推想,孔令贻一定是通过登台演戏,扮演不同角色,来体验着现实生活中衍圣公绝对不可能触及的不同人生,而这种体验带来的愉悦感受,更让他乐此不疲。

从孔令贻的专用行头,可以看出他曾经参加演出过很多剧目,扮演过生、旦、净、丑、末等各种脚色行当的许多戏曲人物。身为衍圣公,会戏如此之多,甚至超过以演戏为生的一般艺人会戏的数量,足可见孔令贻对戏是下了功夫的。从他擅演、参演的剧目及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出,孔令贻不仅爱戏而且懂戏。他的天赋极佳,至少嗓子很好,所以他可以凭天赋好嗓子把对唱工要求极高的陈宫这类角色演好,同时他登台不拘身份,把四老爷、猪八戒、丑丫环都能演好,说明他对戏真的明白,对戏是真的喜爱。当然,天赋极高的孔令贻,可能并没有非常扎实的戏曲基本功,所以除对唱工要求较高的角色之外,他更喜欢对做工没有太高要求的丑行角色拿来“过把瘾”。

(责任编辑:翁惠明)

^① 参见纪根垠《柳子戏简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